

早晚的秋风有些凉,感觉秋天是真的来了。在如此适宜的温度下,家里的花也要贴秋膘,准备趁着秋天长大、长胖好几圈了。

这些花马上苏醒了 灌一碗秋膘水大补

桂花贴秋膘,开花香香的

金秋九月,桂花即将开花了,在开花前的这段时间里,大家也别瞎折腾,赶紧给它补充点肥料,让它吃得胖胖的,这样才有力气开花,而且香味特浓郁。最好用的肥料,当属磷酸二氢钾了! 1g 磷酸二氢钾兑水 1000 倍,混合成溶液,装在喷壶里或者瓶子里。

一种方法是直接灌根,一般 10 天 1 次,一种方法是喷叶片,1 周 1 次即可,有花苞后,建议不要喷叶子了,花苞一旦沾水,容易发黑、掉苞。等到发现花苞显色了,就停止施肥,接下来就耐心等待桂花绽放,闻到浓浓的秋日香气。

蟹爪兰贴秋膘,羊粪肥真给力

休眠的时候,蟹爪兰的根系停止生长,损耗基本是靠叶片的养分来维持,所以到了秋天,叶片变得干瘪、发黄,看上去状态特别差。入了秋,蟹爪兰先浇 1 次透水,放在通风好的地方。买上一包腐熟的羊粪肥,直接在盆面上撒一把,浇水的时候,让羊粪肥直接渗透下去,让蟹爪兰的根系吸收,可以明显看到,有嫩绿的新叶子抽了出来。如果秋天要给蟹爪兰换盆,也可以把羊粪肥掺在土里当底肥,腐熟成黝黑有营养的土壤,也可以给蟹爪兰补充养分,秋膘贴得足足的。

君子兰贴秋膘,花生瓜子全上阵

君子兰根系壮,经常会把盆里的土全吃了。换盆时,可以在盆底掺点熟花生、瓜子,但是注意要原味,带咸味、甜味的都不能用,抓一把均匀撒盆底,再填土换盆,记得根

系别直接接触花生或瓜子,防止烧根。如果秋天不想换盆,也可以在远离根系的盆面挖一圈洞,深度 3~5cm 就够,然后将花生、瓜子之类的撒一圈,再埋上土,让它在土里释放养分,又不会直接接触根系烧根。



月季贴秋膘,骨头肥齐上阵

月季想开花,必须得有足够的磷钾肥。家里有吃剩的骨头,放锅里煮一煮,去掉盐分后,放太阳下晒干,之后敲碎了拌在土里,或是撒在月季盆面上就行。鱼骨头、鱼肠、虾壳、螃蟹壳等海产品,磷钾肥也都很足,去掉盐分后晒干磨成粉,掺土里或是一股脑装塑料瓶里,加水闷一闷腐熟,兑水 100 倍浇花就行了。

虎皮兰贴秋膘,小芽止不住冒

秋天凉快了后,可以给虎皮兰换个盆,脱盆后修一修根,可以原封不动换到新的盆里,也可以直接分株,掰成好几部分,移栽到不同花盆里,一下子得到多盆新的虎皮兰。

虎皮兰喜欢氮肥,秋天就得多补充。夏天发霉的黄豆,正好就派上用场了,放锅里煮一煮,再倒入塑料瓶里,密封 1 个月发酵,其间记得每天开盖子透气,不然瓶子炸了,臭味要熏死人。腐熟后兑水 200 倍,直接给虎皮兰浇。如果觉得腐熟需要的时间太久,也可以直接在盆边挖个洞,将熟黄豆埋进去,用土稍微盖一盖,让它在土里慢慢发酵释放养分。不过别埋太多,不然容易烧根。

小绿植贴秋膘,一年到头绿油油

像是绿萝、吊兰、龟背竹等小绿植,夏天温度高了还是会疯长的,但是高温天不太适合施肥,如今天气凉爽了,各种肥料也应该用起来了。大部分绿植,都适合含氮高一些的肥料,促使茎干粗壮、叶片疯长。像是淘米水、鱼缸水、煮菜水等,基本上是最基础的自制肥水,家里的绿植都适合用。家里如果有开盖的啤酒,也可以用啤酒兑水喷叶子,照样补充养分。如果是固体肥料,可以撒在盆面上使用,复合肥、缓释肥、尿素、羊粪肥、鸡粪肥等,都是很好的秋日贴膘肥,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

感念一棵皂荚树

□ 魏青锋

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棵枝干虬劲的皂荚树,树高十几米,树干粗壮,一人环抱不住,枝叶浓密,树冠蓊郁,每年夏秋季节,整个院子都蔽在树荫下,树下放张竹躺椅,父亲经常在树下喝茶乘凉,仰头看着枝叶间垂下的一条条扁豆角似的皂荚,很惬意地有一声没一声地哼起了秦腔。打从我记事起,这棵庞然大物就一直矗立在院子中间,父亲也说不清这棵皂荚树的历史。皂荚树全身长满了一簇簇的尖刺,据父亲说曾经一年抓壮丁,爷爷没地方躲,就爬到皂荚树上,最后还是被发现了,几个士兵爬了几次都没有爬上去,远处又响起了枪声,士兵们都仓皇逃窜了,爷爷才算是躲过一劫。

皂荚树有雌雄之分,雄树只结零散的皂荚,雌树结皂荚的能力却很强。老屋的皂荚树应该是雌树,叶子跟洋槐叶极其相似,椭圆形的叶片对称地排列在叶茎两边,青豆角一样的皂荚三五成群地垂下来,在风中摇曳着,和叶子一起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像一组组风铃似的。等到了秋后,叶子渐渐枯黄,皂荚也慢慢褪了绿色,最后成脆干的深棕色。

这时候,邻居就经常到家里来买皂荚,两分钱十个,父亲就拿了长弯钩,伸到枝头勾下来一串,有时候,家里忙,来人就扔几分钱,自己在树上勾。皂荚可以浆洗衣物,而剥出里面咖啡色的豆豆泡在水里,搅出白沫,那是天然的洗发水,那些年,家里光景不好,加上我们哥仨学费开销,要不是卖皂荚可以补贴家用,那日子就更加拮据了。

但是好景不长,慢慢地供销社就有洗衣粉、肥皂卖了,用皂荚的人就少了很多,没有这个稳定的收入,一到将要开学的时候父母就愁眉不展,哥哥看着父母着急,就背了书包偷偷从学校跑回来,跟母亲说不念书了。偶然一次,父亲听人说,镇里的富强叔收皂荚,父亲打了一树的皂荚送到镇上,居然卖了将近一百块钱,父亲高兴得跟小孩似的,和母亲不断地念叨——娃们有学上了。此后每年,皂荚就是家里最稳当的收入,而且每年价格都在上涨。记得那年,哥哥订婚,嫂子家要蝴蝶手表、飞鸽自行车和标准缝纫机三样订婚礼,父亲在村子里转了几圈,才借到五十块钱,望着一树深绿色的皂荚,父亲一跺脚就去了镇上,富强叔二话没说,就数了三百块钱给父亲。

慢慢地家里的境况有些好转,我也顺利地读完大学,在城里安了家。

富强叔已经头发花白了,还每年上门收皂荚,来了还跟父亲喝一壶茶,耳语一阵,父亲笑着一直摆手,富强叔走了,父亲就跟母亲商量,说富强叔要把树买了去,母亲一脸呆愣,父亲又给母亲解释要刨出树根连根带枝一起买,然后神秘兮兮地伸了五个指头,母亲说“五百呀”,父亲哈哈地笑了“五千”,母亲“咯咯”地笑出了声:“又吹牛!”父亲转身出门,自言自语:“这是咱的命根子,给多少都不卖。”

过了几年,我接父母来城里住,老屋交给了哥哥,父亲走时还跟哥哥交代,每年秋后还找你富强叔,皂荚一年还能卖一千多块哩。父亲进城后次年就诊断出胃癌,经过了两年多的化疗放疗,最终还是多器官转移,最后父亲说想回老屋看看,可进了老屋的大门,父亲就呆住了,枝干虬劲的皂荚树不见了,地上只留了一个大坑,父亲顿时吐了血,吓得哥哥跪在地上恸哭,说是上次送到医院的六千块钱就是卖皂荚树的钱,富强叔把树转手卖给省城的一个风景区,父亲带着无限的遗憾走了。过后我曾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省城的风景区看过,工作人员说,皂荚树移栽过来,没有成活,就送去木材厂了。

冥冥中好像有天意,父亲走了,在我们困顿的生活中给予我们帮助和慰藉的皂荚树,像了应了和父亲前世的约定也走了。多少个日夜,我都能梦见那棵枝繁叶茂的高大的皂荚树,慈祥的父亲在树荫下,惬意地喝着茶,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秦腔。



渔

徐云摄